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驅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

此有五部

述意部

慎用部

慎禍部

慎境部

慎過部

述意部第一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  
誠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  
之要趣庶悟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  
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棄其

述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第二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  
以爲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童罪加  
之。勑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  
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  
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爾時群臣受  
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甚大  
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填道。若見是非。而不轉  
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

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地無雙歌舞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舞最巧妙 一切人貪樂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來往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教言避火莫墮坑塗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擎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

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爾時擎油至彼園觀一滴不墮諸臣啓王具陳斯事王聞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莫王歡喜立爲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姪怒癡來擾亂諸根聚六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惠意如海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衆中有一盲龍名  
曰頗羅機黎奢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  
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  
日夜常爲種種諸蟲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  
時暫樂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爲  
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  
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

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  
持戒人反加毀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  
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  
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身惡業因緣  
得此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  
獄之中常爲諸蟲驛六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  
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  
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  
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  
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

惡道以餘報故生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棄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教立大誓願已燄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爲俗人親屬因緣或復

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喫噉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喫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

鐵凡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  
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  
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  
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  
經六  
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  
佛名曰樓至四於後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  
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  
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脣爛滿諸雜蟲狀如  
戾戾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躁臭難  
看種種噉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爲蚊蟲

諸惡毒蠅之所唼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  
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  
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爲何  
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  
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  
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  
夜剎那不停爲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  
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  
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  
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

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澑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爲

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飢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緣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喰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昔於飢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爲飲食可得不飢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

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信語時彼

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寶身即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即

爲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支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燄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其有在家諸俗人

四六以手捉持而自食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其有在家諸俗人

身體皮膜而自取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燄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寧以大熱尖鐵錐  
其有在家俗人等  
寧以勝利好刀砧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不應坐卧僧牀席  
拳手搔持便焦爛  
不應私自於僧物  
而自鑿切其身肉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鎔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卧  
不應瞋忿心妬嫉  
而著衆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爍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衆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衆等悉  
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  
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  
衆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

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  
七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噉或  
與他人或共衆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  
業故墮三惡道久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  
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樂

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讀誦經典坐禪智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父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暝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勑沙門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不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

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貯積興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爲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比丘衆真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雜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

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婆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如我父王受樂最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而當爲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裴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

卷六

心聽法已即發菩提心并爲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娑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既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彼富沙子裴多樹帝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即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萬那由

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婆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

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 慎禍部第三

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詔六九是三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

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賣不答曰賣

問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

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  
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  
在之處患毒無瘳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

以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  
善便於城外將殺刺硬不入斫則不傷割而  
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  
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  
飢餓困苦坐由歌舞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

色欲火所燒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衆若有比丘  
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  
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

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  
不近好鬭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恒數  
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  
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  
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詐人不近巧僞市

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  
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牘人不近  
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  
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  
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

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爲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人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今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慎過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喻鐵  
驅六

丸投着火中與火同色盛着劫貝綿中云何  
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  
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  
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

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貓狸飢渴羸瘦於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貓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貓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着

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減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減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

木杵

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  
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言其  
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  
或現世獲報或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  
第六  
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尅賊皆由宿命非  
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爲法心心尊心中使心悲愚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車轍爭微心爲法本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樂自追心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  
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  
方便勸止令生善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  
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  
謗拘橫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衆  
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  
或自傷害等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  
告阿難若人等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無蓋亦復空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當知諸世間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何能籌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為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勝士 命終墮惡道  
遊行於賢善 十<sup>三</sup> 外詐現威儀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  
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為自傷唯佛智慧乃能  
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  
生瞋恚輕慢之心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鼈遭遇枯旱湖澤乾  
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鶴來住其邊  
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鶴啄銜之飛過都邑鼈  
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鶴便應之口開  
鼈墮入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  
是  
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  
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為四一者年  
盛力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淫決  
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

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鶴守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老不止姪有財不施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爲自侵欺咄嗟老至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老見踏賤不修梵行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守伺空池旣不守戒又不捨財  
老羸氣竭思欲何逮老如秋葉行穢纏縷  
命疾脫至不用後悔

漢下邳周式  
漢諸暨縣吏吳詳  
晉義興人姓周詮六  
晉淮南胡茂回十四  
宋豫章胡庇之  
宋襄城李頤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  
頌曰

思慎始終務存正已口無二言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忘懷彼此戰戰兢兢誠助憂喜  
感應錄略引十

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  
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  
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還式首視書吏  
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  
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  
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  
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憚之隣人卒亡父怒  
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  
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  
不見連累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柰何後

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  
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  
見來取便死自此一驗

出搜神記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  
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  
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

十五

曰

連綿葛上藤 一緩復一組 汝欲知我姓  
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

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  
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  
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端  
正女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  
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  
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  
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答  
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  
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

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漫溢深不  
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  
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  
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  
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  
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然火作食向至一更聞  
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  
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  
雨向曉女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

新塚塚口有馬跡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古此三驗云續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

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

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

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

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

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

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

古此一驗云續搜神記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僻中便有鬼恠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着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着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着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姊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

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承解火  
頻四發狼狽澆沃並得時死鬼每有聲如犬  
家人每呼爲吃噲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  
第六  
庇之間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  
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  
十七  
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  
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  
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  
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地作天  
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解本是沈

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猾忽君攘却太過  
乃至罵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  
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  
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  
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興惡鬼當相困庇之  
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  
史相聞白胡承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  
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  
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瘻痛不歇人教之

燒死人骨未以傳之顧同房小兒登山崗取一髑髏燒以傳瘡其夜戶內有鑪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

按頭良久髡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餕之無復灾異也

右二驗出  
述異記

宋襄城李贖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

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徒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第十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贖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

顧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續古一驗出搜神記

周宣帝字文贊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恒使官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瘢乃問成慎所在慎子時已出爲郡遂勅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沒父所爲成慎何罪勅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日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驅六十九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逆之餘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憲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

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便勅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日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驅六十九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卧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

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

右此一驗出  
賓祥記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相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咸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

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

右此一驗出  
梁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穎之

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參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遂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

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瞋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迢邇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人舉向舍至明始斂便語家內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

輯六  
三十

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果子宜吞四百顆熟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鬪相趁力屈不如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焦捲變為紅色吞盡乃蘇蘇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

儉約篇第四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入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恠問所由法眼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大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鰥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檀忍不虧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夫謬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易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竟濟四生一念一彈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第二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舊云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麤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麤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麤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卧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爲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憶受居士經六衣未曾割截作衣廿二未曾倩他比立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歟舍消未曾視女人

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  
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彌未  
曾憶爲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  
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  
梨勤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  
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  
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又僧祇律云達臘伽羅漢深自慶慰而說偈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麤隨衆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  
禪行道樹上有一獮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  
比丘以飯與之集六獮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  
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留獮猴以不  
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忿之  
以杖誤中獮猴即死餘數獮猴並來共舉死  
獮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

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

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匝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

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遊行恒水邊見其如此即故問意具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答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

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爲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  
給諸窮乏時經大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  
乞爾時彼王爲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捐有以補無

何爲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爲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王一  
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攝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嶠停騶響

交枝落慢陰

池臺聚凍雪

簷牖參歸禽

石來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送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泛慈舟寶

徒勞抒海深

感應緣

略二  
驗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燦煌人少懷栖隱  
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

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根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卧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追陵太守遣馬迎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嘗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

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琳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詢都不答迺爲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 出家爲利世 利世須學明  
學明能斷惡 山遠糧粒難 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 章勿相傳說

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  
灾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

第六  
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贊曰

肅哉善人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餐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  
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

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  
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屍置  
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比  
間聞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  
迺遙心敬挹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

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耳迺爲贊曰

物售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出梁高僧傳錄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娶娶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爲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楷

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舉將擲置北澗裏遂緣前同時執捉有攬着袈裟者遂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爲造阿彌陀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瘳愈出冥報拾遺錄

第六

第七

###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音釋

辱而六切  
脣古外切  
膜未各七肉  
媒也涉薄  
塚知隴切  
轢郎狄切  
縊盧絛切  
也也蒲篤  
郊地竄取亂切  
姬於語切  
老嚇呼格切  
吃也怒也  
監吃欺訖切  
合力舍切  
狡猶狡古巧切  
猶古外酸朱  
監力舍切  
狡猶在猾也  
外酸朱  
祭酌賾上格切  
贊於倫渡蒲官切  
痕也切  
暉王間切  
酒也切  
贊切  
痖寸卧切  
研也切  
馬𦥑丑切  
林隽祖峻切  
廕御也切  
駿行疾也七林切  
側鳩切  
除也切  
所劣切  
刷也切  
廕御也切  
廕御也切